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有詩味的詩

凌亦清的抒情詩，很有韻味，其中《雨夜遙寄》描敘那一框雨夜的迷濛和思緒，歷歷地迫人而來，令人低迴咏嘆——

怎能忘記
那一扇窗欲搖欲飄
那一角牆透水如注
破樓風雨時

記得嗎
風雨破樓下
窄巷似小河
你的家我的家
像兩朵無根的浮荷
你和我
像兩顆掙扎而出的芽
雨是育露啊風是搖籃

忘記了是不是
自那天你不再漂泊
高樓上 小窗前
看和風細雨如詩如畫
或許躺靠在溫暖的床
夢也夢不到風狂雨驟的日子

但我永不會遺忘
縱使破樓早砍碎窄巷被深埋
還不是
有的家比破樓更破
還不是有一樣的不眠雨夜
還不是有愴惶的風下奔波
是天災更是人禍
在我身旁在你身旁

不會完全忘卻了吧
兩隻濕濡的手
曾在風中緊扣
兩雙泥濘的腳
曾在雨中奔走
我們本是同根的芽
要開花
為什麼不並開在風雨下

凌亦清很早便寫詩，大抵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吧。她是香港詩壇活躍分子，佳作不迭面世。

我編的《海洋文藝》的詩頁，幾乎每一期都有她的新詩，大入主編吳其敏先生的法眼。

她的詩，就是有詩味。所謂詩味，我的理解是感情真摯，文字清通而韻味綿綿。這是局外人的觀點，相信也是讀者的觀點！

詩對語言的表達，更是十分關鍵。這就是語言藝術，或叫文學語言。它有二種特性，一是準確、鮮明、生動；二是有其相對獨立的審美要求，如詩講究韻律和節奏美、藝術語言的優劣，這些因素決定着作品的質量高低。

凌亦清的新詩的語言藝術是頗靈動的，感情是真摯的，所以可讀性高——屬於有詩味的佳作。

早期凌亦清寫新詩，我是讀者之一。後來她一度偃旗息鼓——不寫了。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她說她在寫格律詩，別人是返璞歸真，她是要刻意歸古。我還沒有讀過今人的格律詩勝過古人。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做？

我想，格律詩是屬於古人的——已達巔峰，今人如何從巔峰越過?也許她是想考驗自己的功力。我倒是期望再讀到她蘊藉的新詩！ （下）

大地遊走 周齡齡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撫順之三

根據媽媽送給我的撫順旅遊學習指示路線，我下一個學習景點就是滿清王朝崛起之地——清永陵和赫圖阿拉城。

清永陵和赫圖阿拉城位於距離撫順市東南115公里的新賓滿族自治縣，新賓滿族自治縣面積4,432平方公里，人口32萬（滿族人口佔百分之70），這是一個山明水秀，朝氣勃勃的小縣城。

我從撫順市坐2小時大巴到此小縣城，轉計程車先到清永陵去。清永陵是清朝皇帝的祖陵，從努爾哈赤六世祖開始共4輩人的陵寢均在此地。

清永陵讓我最深刻的是它的地勢，計程車駛進永陵範圍，它的山，它的水，氣勢不凡，英氣逼人。原來清永陵的左面龍頭山，似青龍環護，右面煙囪山，如白虎拱衛；陵後山巒起伏；蘇子河則仿玉帶環腰。看到這個山川瑞秀之地，您會陷入深深沉思：這寶地讓愛新覺羅家族入主中原268年，但為何它後來又狠心地讓它的後人——晚清政府陷於被列強瓜分，國運敗亡的悲慘境地？

離開清永陵，我直奔5公里外的赫圖阿拉城。赫圖阿拉城是一座擁有400多年歷史的古城，滿清王朝奠基者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等都在這裡出生。1587年，努爾哈赤在此地統一女真；1603年，努爾哈赤開始在此地建城；1616年，努爾哈赤在此建後金國，即汗位。對於這個擁有400多年歷史的古城，我充滿期待，我期待着古城讓我一解清史之饞，讓我在古城裡發思古之幽情。

到了，我急不及待衝進古城去。接着，我沿着遊城路線開始我的古城之旅，走了三分二路程，看過汗宮衙門、八旗衙門、文廟、啟運書院等主要古城建築物，我有點沮喪：「為什麼古城的建築物都是新建的？」「為什麼整個古城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旅遊景點？這可是個滿載滿清崛起歷史的古城啊！」我拉着工作人員發出了以上連珠炮。

「大家在古城裡舉目看到的建築物都是近年新建的，原有的赫圖阿拉古城，已於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日俄政府強迫中國政府在中國境內劃出交戰區予兩國交戰），俄國霸佔整個東北地區，400多年古城就在此時被俄國軍隊破壞殆盡，毀於一旦！」面對此滿有靈氣，卻是新建的古城，我傷心欲絕，欲哭無淚，越往前走，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最後竟是沉得腳也抬不起來……古城未走完，我的心被堵住了，最後實在難過得受不了，我連忙問了古城出口，二話沒說，頭也不敢回就急忙逃離這個新建古城。

我跌跌碰碰地一直往外走，我看到了青臉獠牙，面目猙獰的俄國軍人舉着火把指向這個古城，一把大火，把這座完好守護了近300年的城堡，燒得幾乎只剩地基，地上建築唯餘幾堵殘垣。

赫圖阿拉城已遠我而去，但它留給我的是刻骨銘心的遺憾和悲痛，這是中國四大河流行中最讓我不堪回首的一幕！

水過留痕 少爺兵

默默的貢獻者

粵劇，中國國粹之一，唱做唸打的「功力」都環環相扣，吸引着粵劇觀眾的魅力，筆者雖是傳媒人，也是粵劇觀眾之一，但坦白說對粵劇這門藝術，知識只是來自採訪時需要的資料或新聞報道，然而，看着粵劇大老倌名伶們在舞台上的演出，對於門外漢的筆者也能深深地明白到「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對演藝人能否成功的重要性。

去年，筆者在內地觀看粵劇演出看到跟《六國大封相》齊名的「開叉」古老排場戲目（筆者不會告訴你們是第一次看到這古老排場戲目的）。資深的粵劇人士指出，粵劇有生「封相」，死「開叉」，前者是指《六國大封相》可以演千百次，但後者「開叉」是因講述眾神仙群被頒旨封神，有幸被冊封，就是直至「終生」，所以原創者定下百多位演員，均要在百年歸老之後，另一批演員才能再「開叉」；而「開叉」戲劇內容是玉皇大帝叫所有的神仙到玉皇大殿，逐一賜封神仙位給他們，封神後為眾生祈福，寓言消災解難。

何謂「開叉」？意指兩位天神守衛着南天門，他們像士兵一樣交叉持戰，封神時他們會將交叉分開，讓眾神仙進入大殿，故而稱為「開叉」。其中扮演「桃花女」的女演員，為配合古劇風格，要以「廣東蹺功」演出，這是幾乎失傳的功架。「廣東蹺功」人稱「三寸金蓮」，指觸不到鞋底，因後踭不能着地，很難平衡，要艱辛苦練始有所成。

心想，也許你不曾察覺，你努力做好每件事，這些積累下來的影響，就是你的貢獻、你人生的意義；也許你寂寂無名，但其他人會記得你！

因為你們的無私貢獻，各行各業幾近失傳的絕活，才能薪火相傳。

百家廊 鍾倩

總有一雙手，讓我們淚流滿面

《詩經》中寫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句話成為無數人的愛的表白。我始終相信，手直通心靈，很多時候無須多言，手本身就是愛的語言。

新冠肺炎發生以來，每天的海量信息從四面八方湧來，最吸引我的是那一雙雙不平凡但會說話的雙手。被橡膠手套捂得發白、被消毒水泡得皴裂受損的雙手，蒼老得不成樣子；而有些人反覆抓握、消毒、洗手，導致手指關節粗大變形，令家人難以辨認。每一雙手都是用來承接上帝的恩典、傳遞生命的美好，特殊時期，他們日夜奮戰，與病毒競速，卻獨獨委屈了自己。怕上廁所穿上紙尿褲，怕浪費「猴服」延長工作時間，怕媒體報道家人擔心便隱去姓名。他們累得說不出話，那一雙雙不忍直視的雙手，見證他們的兩難選擇和生死困境。是的，他們隨時有被病毒感染的風險，就像武漢某三甲醫院急診科那位被病毒感染的女護士李婷，一天裡由醫護變成患者，行走在生死邊緣。

手的困境，也是身體的困境或隱喻。蘇珊·桑塔格曾說過：「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屬於疾病王國。我們都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同時難免會移民至疾病王國，進入生命的陰面。」醫患是命運共同體，是同在一條船上的旅者，我由此想到，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雙手，也曾經或以後會托舉過我。因為身患類風濕性關節炎，我有過不堪回首的住院史，難忘的是護士的悉心呵護。當年在省中醫住院時，有個女護士小金，體形偏胖、愛說愛笑，只是扎針老找不準，病友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金三針」。每次她給我扎針，都急出一身汗，她的手指粗短，皮膚黑，手指也黑，只見她捏着針頭在我手面上踱來踱去，像是走迷宮，扎得我生疼，眼睛擠成一條縫。後來，每天早上掛吊瓶時，到了我的病床前，她都低頭快步繞行，搞得我滿臉尷尬。

還有一次，是深夜在某醫院急診室，打上吊瓶後想上廁所，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憋得難受，值班的女護士看出破綻，主動過來幫忙，最後還給我倒了一杯熱水。我詢問她的名字，她笑着說：「不用謝，換做誰都會這樣做。」小金的手，急診留觀室女護士的手，我每逢想起心頭就會湧上感恩之情。其實，我們哪個人的生命不是被醫護雙手托舉起來的呢？從呱呱墜地的喜悅接生，到臨終閉眼的安詳告別，原來他們不只是醫護，他們是來渡我們到彼岸的擺渡者。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會畏懼恐慌，但是他們那雙手裡的價值選擇，注定了一生的不平凡。

抗擊疫情，我看到了一雙雙堅強之手的接力，背後的故事令人淚流滿面。挺身而出的鍾南山院士，總理與他緊緊相握的那雙信任之手，詮釋「真話就是真藥」、「守職就是最大政治」的振聾發聵大音；再赴武漢的女院士李蘭娟，在實驗室裡浸泡藥水的科學之手，傳遞兩種抑制病毒新藥的希望之音；與漸凍症賽跑的武漢金銀譚院長張定遠，腳步一高一低，虧欠感染愛妻，雙手卻抓握有力、生死搏擊，迸射出靈魂深處的仁愛之音；數以萬計的白衣戰士，在密不透風的隔離區裡擒拿病毒，被汗水泡皺發白、起了紅斑、受傷結痂的救命之手，定格住不屈不撓的抗疫精神；雷神山、火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在夜以繼日中創造中國速度，他們肩扛手舉功夫無敵，在嘀嗒嘀嗒的時間伴奏中奏響奮鬥強音；街道社區的防疫人員，在「無感」的第二戰場裡披荊斬棘，上門摸排、測量體溫、宣傳防疫、運輸物資的萬能之手，標註出任勞任怨的奉獻之音。手不會說話，但是自帶語言譜系——是躬耕、接納、守護，也是播種、影響、推動。

人類的文明進程注定是由無數雙手向前推動的。我欣賞聾人之間手指翻飛的語言之美，我沉溺沙畫作品手指翩躚的藝術之美，我書寫環衛工人躬身保潔的勞動之美，我讚嘆鄉野農人篩糧打稻的簡樸之美，我敬畏無臂人士自力更生的殘缺之美，我疼惜母親操勞風濕的吃苦之美……雙手之美，亦是人性之美。

在《紅樓夢》中，最靈巧而美麗的當屬晴雯的一雙手。寶玉去給舅舅過壽，賈母把壓箱底的寶貝給他穿，一件俄羅斯孔雀毛做的雀金裘，冒失鬼寶玉赴宴時不小心燒了個洞，他心急如焚，束手無策。這時晴雯出來救場，「這是孔雀線織的，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她拖着病軀連夜縫補，寶玉怕她吃不消，她直性子，「不用你蝎蝎螫螫的」，她「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撐不住。」她選擇堅持，「晴雯先將裡子打開，用某鍾口大小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用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晴雯火線救場，通宵做工到天亮，到頭來卻招來襲人嫉妒，「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為她的病死埋下禍根，「風流靈巧招人怨」。其實，晴雯的命運結局在判詞中已經出現，「霽月難逢，彩雲易散」，令我動容的是臨終前寶玉探望，晴雯咬斷兩根指甲交付，兩人並交換內衣。新來的太醫為她把脈，「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帳中單伸出手來」，「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吋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太醫把晴雯認作公子哥，匆忙開的方子也不過是應付差事。太醫的愚蠢反襯出晴雯的高貴，她把最珍惜的指甲留給寶玉，這是受冤臨死前的情感託付，更是面向世界的深情眷戀。

手會招惹是非，手能作惡多端，手可觸及底線。很多時候，不是手會無端惹禍，身體這個樊籠，追求自由就要衝決而出，付出代價，但是，晴雯是無怨無悔的。自由是最大的人性，因此，沿着雙手的紋路肌理，我們亦能夠找尋到精神世界的座標，和回歸心靈的道路。

病毒沒有國界，雙手擎舉希望。一個人的困境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一雙手的托舉之力也是生命的踐諾，大國的擔當。目光拂過那一雙雙手，我重新認識了隱藏皮囊之下的人的本質，重新認識了自己，對這個世界更加有信心，我的內心變得更加通透澄澈。當我執筆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相信，那一雙雙手的掌溫已經從不遠處抵達我的眼前，迅速包圍我的身體，無比溫暖，無比珍視。待疫情散去，春暖花開，我會去見想見的人，做想做的事，與心愛的朋友緊緊握手，享受自由的美好時光。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能逢凶化吉嗎？

很久沒有到處逛，去哪裡都只是點到點，也不敢與家人朋友聚會，取消了所有的約會，只去必要去的地方，做必要做的事！

這天因為朋友代買了質素較佳的口罩，我必須去他的藥房取，那是在灣仔近天樂里電車站，以前到《新晚報》交稿常經過，頗懷念這一區。取了口罩準備離開，在附近逛逛，還未出門，忽見清潔工人在洗街，舖內立即有人在罵：「遲唔洗早唔洗，這個時候洗。」我的多嘴性格又忍不住了，開玩笑地問：「幾時洗適合呢？半夜？」另一個買東西的顧客答我：「梗係啦，現在人來人往。」因為有小小的不方便，就隨口鬧，我答他：「半夜會不會吵着你睡覺？」對方不答，之前那個似夥計的十分憤怒地說：「這個香港政府，唔死都冇用！」吓，幫市民洗街，無端端也要被你詛咒死，什麼人啊？究竟有幾氣憤啊？我都要問問，洗街幫大家清潔阻到幾多時間？我發覺香港人是被咱們的政府寵壞了，完全沒理可講也不曉得尊重人！

看着這幾個人一人一句在罵，我忍不住了，就回問一句：「洗街阻你哋幾耐呀，咁小事都鬧嘅？」他們不理我，幾個男人還在嘰嘰呱呱，其中一個店舖職員更說：「林鄭真係冇好嘢！」唉呀！真是服了，洗街都牽出特首來，這個香港真是自由民主得可以！而且愈來愈多人變成刁民！

前幾天才和朋友在很空曠的室外酒吧聊天，大家已經很久沒有外出見面，咱們的話題當然都離不開今次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都慨嘆香港是最倒霉的，暴動大半年沒完沒了，正在擔心氣憤之際就來了這肺炎，而且是愈來愈嚴重，更延伸到全球，哪一個地方除了南北極外都躲不過，大家說着都只能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樣子，心態更變得「只有等死」的模樣，實在可悲呀！

■希望疫情過去再飛北京！ 作者提供

大家一向都說香港是一個「福」地，每遇事情都能逢凶化吉，可是一鑊未完又一鑊，估計「福」到不了香港，只見妖氣沖天，魔鬼潛藏，根本已經到了無「福」可到，無計可施，無藥可救的地步！我只能見步行步，反正已經無望可寄，只能借酒澆愁解難吧！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停課噩夢

停完一個月課又再停，全港老師學生家長迎來新的學習世代。網上平台一向存在，但香港不是所有學校也採用，現在「e-learning」網上學習忽然變了潮流，老師當然要適應。聽說有不少公司立刻做生意，教你做好網上課室，又可以承包拍片，有危便有機，大概如此。

太太在外國教育機構工作，今次疫情最意外的收穫，是香港人變得更易接受網上教學。外國地方大，為了節省交通時間，常有網上授課的情況，但在香港一直行不通，現在可算開了一扇大門。

要知道新一代家長是社交媒體能手，對老師的製作也有要求。我們的家長群組不時有父母投訴，說學校提供的影片老土，或根本和書本內容不符，又說覺得老師僅從互聯網找現成片段，不夠度身訂做。只不過大家只要將心比己，就會明白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老師忽然要大量生產網上材料，其實也委實捉襟見肘。

另外，其他實際的問題，就是家長要身兼老師的職責，用發過來的片段或簡報，教懂子女新課題。一來是子女在家的專注力更低，動輒就要去玩，沒有朋輩或老師施加的壓力，要他們做在學校同一樣的事情，根本難過登天。二來是家長未必有能力及時間去教曉孩子相應的課題，尤其是在職父母。就算曾一周不用五天上班的，到本星期大部分都應已復工，沒太多時間繼續做兼職老師，大家都叫苦連天。

除了網上教學，可幸是這段日子的天氣算不錯，不太熱不太冷，我們和孩子多了戶外學習的機會。除了有空時可以行山，也去石灘沙灘，可以讓他們丟丟石，砌砌沙。大自然從不缺學習素材，學學樹木的名字，魚蝦蟹的習性，又過了大半天。

我們還利用這段時間要他們學懂一門技能，哥哥學理財儲錢，弟弟學懂滾軸溜冰。後者比哥哥更早學懂，可能因為年紀較小，且有一眾戴着口罩沒事做的公公婆婆在旁搖旗吶喊鼓勵。復課無期，唯有另闢學習天地。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無用之美

眼下正是三月，咸豐草的粉白花朵，像隨處可以落腳的蘆花，開得星星點點，開得隨意樸素。沒有人惦記的花，和沒有人惦記的人一樣，看似自主自願安排着自己的生活，質樸而落寞。馬櫻丹也是如此，山路邊、大樹下，一蓬一蓬，頂着或橙或紫的傘形花頭，開得喧鬧紛亂，開得毫無章法，開得無人在意。

有人惦記的花很多。譬如，我會惦記北京明城牆遺址公園上的成千株梅花，色澤芬芳姿態萬千，青磚舊牆的雅韻裡，自有一番春的氣象。春寒料峭，落日餘暉，看殘陽裡梅花迎風，也成了京城三月的一道念想。還有大理大學的櫻花，落英繽紛，人頭湧動，淡粉色的雲彩裡，美好氤氳，青春的身影成雙成對。眺望遠處碧藍的洱海，舉止都跟着優雅了起來。我還會想起中環的杜鵑，斷崖幾樹深如許，照水晴花暖欲燃。燦若錦緞花紅勝火，一樹一樹地怒放，釋放了香港所有盎然的春意。

我想起省博門前的兩棵海棠。巨大的枝幹，挑起了滿樹芬芳。垂絲海棠的妖嬈嬌嫩了整個天空的顏色，埋頭品讀歷史的車轍，沉重化解在無形的輕盈之中。我也會想起父母小院裡的貼梗海棠，凝重的正紅色，穩固而執着，只要花開，便有一股溫暖的力量噴薄而出。街前巷尾的紅葉李，樹身婀娜，花枝搖曳。我在後窗下喝茶，直接從水粉畫裡剪裁出來一片春天，倒影在天青色的茶盞裡。

北京法源寺的丁香花，我只嗅過枝頭上含苞未放的花骨朵，施施染靜待陽光潤澤，全然不見菜市口的殘酷冷凝。未見花開，踩着單車不帶遺憾遊蕩在低矮的胡同裡。北京的孩子剛剛放學，整齊劃一的校服三三兩兩，三五成群，明媚的陽光順着國槐的枝杈，一路洋洋灑灑。後來我在白鹿原上看到了一整坡的桃花，虬枝橫斜，花瓣肥厚，色如粉蝶。樹下青草如絲，樹上花團擁簇，父母相攜在花枝中穿梭，斑白兩鬢，桃花灼灼，我笑着按下快門。出走半生，宛若少年歸來。歷歷往事浮在眼前。桃花儼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

我也會惦記興慶宮長及盈尺的紫藤花，春風微顫，花序粼粼。遊廊朱樓，柳枝青青。青龍寺的櫻花也開得正好，樹幹未見蒼勁，花朵纍纍堆積。大雄寶殿的簷角上，掛着一串銅鈴。殿前高大的雪松，冠幅碩大，巍峨挺俊。佛前梵音裊裊，似有若無的清香，片刻寧靜了我的心。

我想起三月五日那天看到的一張照片，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二十七歲的上海醫生陪着八十七歲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看了一分鐘的日落。遠處有高樓，天空有雲朵，太陽正停留在一棟樓頂。病床上的老人手指夕陽，身旁的年輕醫者靜靜佇立。暖融融的光線，搭在這一老一少的身上。晨光暮色，人間煙火。最普通的一個場景，忽然就擊中了很多人心裡最柔軟的地方。唏噓過往，踏坷前行。生命守護生命，陪伴接力陪伴，沒有一個人置身事外。

我沒有去武大看過櫻花，我也沒有許下過跟湖北有關的約定。我只是把記憶裡的三月，一點一點打撈起來：一樹繁盛，一葉碧青，一花嬌羞，一笑嫣然，一路默然，一街寂寥。敘述淺淡，筆墨有痕。一切好似都是無用至極，一切又都能在日後細細的光陰裡，輕描淡寫着，就撫平了我們經歷中所有的皴裂。

就在這個三月。

■圖片是最近在中環香港動植物公園拍的杜鵑花。 作者供圖